



# 法国汉学

## SINOLOGIE FRANÇAISE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第四辑



中华书局

# 法 国 汉 学

第 四 辑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中 华 书 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汉学,第4辑/《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1999

(法国汉学丛书)

ISBN 7-101-02401-7

I . 法 . . . II . 法 . . . III . 汉学—研究—法国—文集

IV .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811 号

**书 名** 法国汉学(第四辑)

**责任编辑** 柴剑虹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1/2 字数/294 千字

印数/2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401-7/Z·362

**定 价** 26.00 元

##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第四辑)

编委：戴 仁（法国远东学院）

李学勤（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邓文宽（中国文物研究所）

吕 敏（法国远东学院）

杜德兰（法国远东学院）

孟 华（北京大学）

段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柴剑虹（中华书局）

耿 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葛兆光（清华大学）

韩 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本辑执行编委：吕敏、柴剑虹

## 致 读 者

为悼念和缅怀著名学者、法国远东学院前院长、本刊法方主编龙巴尔先生(Denys Lombard, 1938—1998)，我们在《法国汉学》第四辑刊首刊登了他与夫人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合写的一篇论文，论述了儒家思想在南洋群岛的影响与传播。龙巴尔先生生前对研究中国文化在亚洲的传播与接受问题一向怀有极大的兴趣，我们之所以选登这篇文章，就是因为它是先生这一学术兴趣的最好佐证。

我们在本期还刊登了道家思想研究专家索安女士(Anna Seidel)的一篇论文，论述的是道家思想史及其与皇权始终存在着的复杂关系。这篇文章在国际上被视作道家思想研究领域内的权威论文之一。

第四辑《法国汉学》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我们选登了五位法国汉学家的工作成果，这五位学者均为研究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其中桀溺、侯思孟、马如丹三位专家的论文讨论的是古代作家的具体作品以及某些特殊的有待研究的问题。其中每一篇都涉及到一个在国际上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许多中国或非中国的专家们都对这些主题发表过不少的研究成果。将他们彼此的观点及结论做一对比，或可表现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们能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这一领域带来丰富的内涵。另外的两篇则着重介绍中国文学研究在法国的现状，彼埃·卡赛的一篇主要论述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安妮·居里安的一篇则侧重于现当代文学。我们发表这两篇从未刊登过的稿件，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法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译者及相关的出版社。

早自 1997 年起,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研究中心就与中国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 定期联合主办名为“中法系列讲座——考古、历史与社会”的学术活动。主办此一系列讲座的目的是想向中国学术界介绍这三个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学者们所使用的新理论、新方法, 因此, 该讲座特邀请了一批中国与法国的专家, 就他们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发表意见。

为了扩大《法国汉学》的内容, 我们在本辑选登了在该系列讲座上宣读过的三篇报告, 以期反映出中法学者在汉学领域内正在发展着的交流与合作。我们期望将来能发表更多的此类文章, 把中法学者共同进行的研究项目或学术交流成果及时报告给读者。

以往本刊每辑都辟专栏, 专门介绍在法国的亚洲研究期刊与机构。遵循这一方针, 我们在本辑发表了法国远东学院成员、东南亚研究专家路易·嘉博德(Louis Gabaude)撰写的一篇文章, 介绍《法国远东学院通讯》的历史。此外, 本期还刊登了两篇介绍法国国家高等研究中心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小组的文章, 文章为两位中国专家撰写, 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郭正忠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琦。由于他们都曾在法国实地参加过该组的研究工作, 因此可说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介绍该小组的研究史及研究现状。

# 目 录

## 南洋群岛华人之儒家学说及改良主义思想

- (19世纪末—20世纪初) ..... [法]苏尔梦、龙巴尔(1)  
国之重宝与道教秘宝——谶纬所见道教的渊源 ..... [法]索安(42)  
驳郭茂倩——论若干汉诗和魏诗的两种文本 ..... [法]桀溺(128)  
曹植与神仙 ..... [法]侯思孟(187)  
《诗经》,从用典到隐喻:意义之自由度 ..... [法]马如丹(233)  
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与认同 .....  
..... [法]安妮·居里安(262)  
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 ..... [法]彼埃·卡赛(279)

## [中法系列讲座]

- “格物穷理院”与蒙养斋——17、18世纪之中法科学交流 .....  
..... 韩 琦(302)  
哈伊马角酋长国朱尔法古城遗址出土的  
14—16世纪远东陶瓷:断代与评估经济和文化  
状况的参考 ..... [法]毕梅雪(325)  
中国宗教的合理性 ..... [法]劳格文(338)  
  
《法国远东学院学报》沿革简述 ..... [法]路易·嘉博德(355)  
国际汉学领域的一支新军——访法国中朝日科技史  
研究组 ..... 郭正忠(371)  
法国GDR798研究组近五年来的研究概况 ..... 韩 琦(384)

# SINOLOGIE FRANÇAISE

## VOLUME 4 (1999)

### SOMMAIRE

Claudine SALMON & Denys LOMBARD, Confucianisme et esprit de réforme dans les communautés chinoises d'Insulinde (fin XIXe - début XXe siècle) .....	(1)
Anna SEIDEL, 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 – 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	(42)
Jean-Pierre DIENY, Contre Guo Maoxian – A propos des deux versions de certains poèmes des Han et des Wei .....	(128)
Donald HOLZMAN, Ts'ao Chih and the Immortals .....	(187)
François MARTIN, Le <i>Shijing</i> , de la citation à l'allusion .....	
.....	(233)
Annie CURIEN, Connaissance et reconnaissanc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 l'édition en France .....	(262)
Pierre KASER, Panorama de la littérature ancienne en France .....	
.....	(279)
<b>Conférences franco-chinoises</b>	
HAN Qi,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les activités scientifiques en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décembre 97) .....	
.....	(302)
Michèle PIRAZZOLI, La céramique extrême-orientale à Julfar (XIVe - XVIe s.), dans l'émirat de Ra's al-Khaimah, indicateur chronologique et culturel (octobre 1998) .....	(338)

John LAGERWEY, The Rational Character of Chinese Religion  
(novembre 1997) ..... (355)

**Dossiers**

Louis GABAUDE, Brève histoire d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 (371)

GUO Zhengzhong & HAN Qi, Présentation du GDR 798 s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en Chine, en Corée et au Japon. ..... (384)

# 南洋群岛华人之儒家学说及 改良主义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法]苏尔梦、龙巴尔  
李平沤 译

从本世纪 60 年代起,研究人员便致力于有关儒家学说在爪哇及新加坡开始传播的历史的研究<sup>[1]</sup>。李光耀总统的政府<sup>[2]</sup>新近表现的对儒家伦理学说的兴趣,更加激发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起源作进一步的探讨。众所周知,“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曾到南洋群岛各地去传播其维新思想,并兴办了许多所新式学堂,讲授儒家伦理学说,尊崇宣圣<sup>[3]</sup>。我们于本文则试图证明,在南洋的某些地方,提倡儒学想法的产生,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可以向前追溯大约 15 年左右。

除了用马来文和华文(文言文或白话文)出版的关于儒家学说的专著(最早的出版于 1886 年)以外,我们还掌握另外一些资料——一些很有趣的碑文(涉及新加坡、泗水、槟榔屿、望加锡和直葛)和用马来文及华文出版的地方报纸;这种报纸,只要人们去找,那是多得很的。

## 孔诞纪年是如何产生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个于 1898 年力争官方在中国正式以孔诞纪年的人，乃是康有为<sup>[4]</sup>。据颜清湟说，吉隆坡的华人于 1899 年决定以孔子诞生那一年为元年，开始纪年，与光绪年号同时并用<sup>[5]</sup>。然而，有一些可靠的资料使我们感到，这种想法在南洋并非是全新的。例如在爪哇，我们已经发现有好几种文献提到，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在泗水就有几位学者和商人主张采用孔诞纪年了。

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新闻记者郭德怀 (Kwee Tek Hoay)<sup>[6]</sup> 于 1934 年在一次关于孔子的生日今后是按华历还是按西历来定<sup>[7]</sup>的讨论会上，引述了一位神秘人物 K. Tj. K. 所说的一段很有趣的话。K. Tj. K. 回顾了 50 多年前其师周平维 (Tjioe Ping Wei，卒于 1894 年) 是如何和几位朋友细心推算孔子诞辰的；他还讲述了他们如何从孔子诞生之日起算，来制定一种新历，准备在中国和爪哇推行。这位周平维先生是久居泗水的世家子弟<sup>[8]</sup>，曾到中国求学，并考取了秀才<sup>[9]</sup>：

“人们须知，”K. Tj. K. 告诉我们说：“大约在 2431 年（公元 1880 年）先师周平维，在三位泗水居民——万国商行的账房翁万良先生 (Ong Wan Liang)、批发商郭官瑞先生 (Go Gwan swie) 和法师叶希基 (Yan Sik Kie) 的帮助下，对孔子诞生的日期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工作非常复杂，须要查阅大量图书。经过许许多多次推算之后，他们制作了一个年表（可惜原件现已遗失）送到上海印了一万份，用的是白纸红字，大约与一张普通报纸同样大小，寄到中国各地及爪哇。由于当

时还没有商会和其他社团，他们便把所制作的年表寄给著名的大商店，请代他们广为散发。”

这段话，听起来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从 1884 年和 1887 年泗水文庙中两道碑文上镌刻的年份来看，证明是确有其事的<sup>[10]</sup>。此外，1887 年 12 月 9 日《泗水之星》报(Bintang Soerabaja)也证明了 K. Tj. K. 先生所讲不虚。该报说，泗水城中有一家字号叫“金贝”(Gimberg)的印书局曾售卖过一种用华文印制的“新历书”，标注的年份是“中国大成至圣先师 2438 年(从孔子诞生那一年起算)和光绪戊子年(即西历 1888 年)”。该报说：“这本历书是周平维先生编订的，对所有经商的华人都很有用<sup>[11]</sup>。”书上附有西历和回历的对照表，华人、荷兰人和穆斯林的节日表以及集市贸易的日期与其他有关星象的资料。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周先生编订的历书，此次是在泗水印制的，因为金贝印书局该年在《泗水之星》报上曾刊登广告说它今后可以用中国的汉字印书<sup>[12]</sup>。

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尽管谈得很简略，但不能说它们不足为凭，虽然在新加坡的碑文中似乎没有采用周平维先生编订的孔历，在民国前的马来西亚的碑文中也无人使用；1911 年以前在爪哇，除在中爪哇的直葛以外，也没有再发现过。然而在直葛，从 1897 年起就有人使用孔诞纪年<sup>[13]</sup>，而且，在文庙所立的纪念新庙落成的三座碑中，人们发现，有一座碑上刻的就是孔历(在另外两座碑上刻的是光绪年号和耶稣纪元)。此外，倒是有几位在西爪哇用华文和马来文写作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如李锦福(Lie Kim Hok, 1853—1912)，1907 年在一本编译的法国小说<sup>[14]</sup>中就用了孔诞纪年；在新加坡，有几家报纸，如《天南新报》(Thien Nan Shin Pao)也使用孔历。

## 各地方对孔子著述的改编

虽说孔子的经书在南洋群岛的华人学堂中讲授,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经书原文,因此不可能了解其中的深奥意思。在荷属南洋各岛及新加坡,人们曾经发起过一场经书通俗化运动。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华文的经书翻译成马来文,另一方面是要把经书的文字改写成“口语”(白话文),以便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虽说我们今天见到的流传下来的这类通俗经书不多,因而不可能对这场运动的全貌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但从最近出版的论著<sup>[15]</sup>中,也可以知道其概况。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著述的这种早期译本的出现,比1880年前后“开始”出现的华文——马来文对照读本要晚几年。

在爪哇,似乎早就有人做过努力,把伦理学著作翻译或改编成孩子们阅读的课本。特别是《百孝图》这本书,1880年就出现过两个译本:一个出现在茂物,译者是李锦福;另一个出现在巴达维亚,译者是钟茂盛(Tjiong Bo Seng)<sup>[16]</sup>。此书经过改写的华文韵体本,1896年曾在新加坡的《星报》(Sing Bo)上发表<sup>[17]</sup>。

1888年,在泗水曾经出现过改编成诗歌<sup>[18]</sup>的朱用纯(1627—1699)<sup>[19]</sup>作的《朱子家训》,改编者姓名不详(顺便提一句,《朱子家训》曾于1881年由卡米耶·安博一于雅尔译成法文<sup>[20]</sup>)1896年在新加坡还出现过由林采达(Lim Tjay Tat)用马来文翻译的《朱子家训》<sup>[21]</sup>。这位译者原籍福建永春,于1863年到爪哇。他是致力于启迪南洋群岛华人思想的有学问的商人之一。他也到过新加坡,住在永春会馆,属于改良派,同时也是1899年林文庆(Lim Boon Keng, 1869—1957)<sup>[22]</sup>在新加坡创办的“好学会”(Haoxue hui或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的会员。

1890 年,有一位名叫黄春明(Oey Tjoen Bin)的人在巴达维亚出版了《暮鼓晨钟》<sup>[23]</sup>的译本。这个译本很成功,于 1893 年重印,1897 年又印一版,在 20 世纪还第三次再版。在该书的序言中,译者告诉我们,当时已有许多青年女子到学校去上学,或者请人到家来教她们念书,而且,她们同男子一样,喜欢看华文译本。

对于孔子,当地人们在 19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之前似乎还没有太多注意,当时,只不过有人把一篇讲述孔子与小儿项托相问的故事<sup>[24]</sup>译成马来文于 1888 年在泗水发表而已。的确,从颜清惺的文章<sup>[25]</sup>就可看出,直到 1894 年,在新加坡才有一位文人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赞颂宣圣的文章。几年以后,人们对于孔子的关注才又再次在海峡<sup>\*</sup>的彼岸出现。十多年前翻译《百孝图》的李锦福于 1897 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了一本孔子的传记;这无疑是第一本用马来文写的《孔子传》<sup>[26]</sup>。在 1896 年所写的序言中,他一开始就强调了儒家学说在欧洲的重要性。他指出西欧各国的东方学家给予了孔子一个特殊的地位,并特别提到了让—玛·德·拉纳桑(“是一个对安南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很有研究的法国人”),说他对孔子的思想称赞不已<sup>[27]</sup>。

我们虽然不可能确切知道这本传记的作者使用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sup>[28]</sup>,但在这里应当提及书中所讲的几点主要事实。李锦福首先谈到孔子的家族属于商朝的王室<sup>[29]</sup>(这个朝代的名称就取自这个王室的祖先拥有的一块领地);在对孔子的出生(诞辰确定为周灵王 21 年,即公元 551 年\*\*)和他的名字的来历做了简略的介绍之后,李锦福便详细叙述了孔子如何在鲁国成长为“交易监

---

\* 指马六甲海。——译者

\*\* 原文有误,应为公元前 551 年。——译者

察官”\* (Kapala di dalam pakerdjaän mengoeroes hal orang mendjocal, 引自该书第 19 页)。在这本《传记》中,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孔子, 首先是一位人种志学者(ethnographe), 其次才是文学家; 他教人们学习土地的管理, 而且还是一个细心的监督交易法规执行情况的官员。

接着, 作者便谈到了孔子母亲的去世, 并讲述了孔子如何辞去公职, 回家办理丧事和修建敬拜祖宗的家庙。孔子利用辞官在家期间, 熟读古籍<sup>[30]</sup>, 研习音乐, 并在家中开办了一所学堂, 讲授尧舜留给后人的训戒。

后来, 他开始周游列国, 会见邻近的几个国家的国王。他到过燕国\*\*, 后来又到齐国。在《传记》中还插写了一系列寓意深刻的小故事。譬如木勺子(Timbaan), 如果把它轻轻放到水里, 它就会浮在水面上; 反之, 如果猛地一下把它投入水中, 它就会沉到水底。以此说明,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遵守中庸之道(原书第 38 页)。孔子重新审订了一些古书的文字。尽管李锦福对这件事情谈得很简略, 我们也可以断定孔子审读的书中不可能不包括《易经》。《传记》中还列举了人们必须遵守的五个原则——“五常”(原书第 49 页), 并反复强调了“礼”的重要性, 说“礼”这个字, “是无法单用一个马来文的字来译的”(原书第 67 页)。《传记》的最后一章, 介绍了孔子耳提面命的十二弟子中的几个人, 全书以宣圣的逝世结尾, 说他死于公元前 479 年。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

---

\* “交易监察官”, 是据本文法文原文译的。关于孔子担任过的官职,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记载, 引录如次, 以备参考: 孔子“尝为季氏史, 料量平; 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由是为司空……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 一年, 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 由司空为大司寇……摄相事。”, 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第 1909 和 1915 页。——译者

\*\* 原文(第 383 页)如此。——译者

是他的其他基本著述，以及他的政治学说，在这本《传记》中都只是顺便提到，反倒是在礼仪和良好的家规上，作者讲得很多。

也是在 1897 这一年，在马鲁古群岛的安汶，杨春渊 (Njio Tjoen Ean, 当地一位中国上尉军官的儿子) 出版了三本马来文的孔子著作<sup>[31]</sup>。本人于 1909 年也当上了上尉，1918 年晋升为少校。他受过西方的教育，能用荷兰文翻译孔子的著作<sup>[32]</sup>。他先后出版了《大学》和《中庸》<sup>[33]</sup>，最后出版了《论语》的第一部分《上论》<sup>[34]</sup>。在他翻译的《中庸》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

我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的中国朋友能从我的第一本书\* 或者从这本书中获得教益，有所收获。让他们最终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一种良好的宗教。

1898 年，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辜鸿铭 (1857—1928) 将《大学》翻译成英文，并在上海出版<sup>[35]</sup>。

在新加坡，有两位改良主义者打算把孔子的著述改写成白话文，以便使它们更容易为人们读懂。邱菽园 (Khoo Seok Wan, 1874—1941)<sup>[36]</sup> 曾到中国求学。1896 年他回到新加坡后，吃惊地发现新加坡的中国同胞的文化差距实在太大，因此，决定要竭尽全力地施教于他们。首先，他在 1899 年编写了一本《浅字文》供来到他和林文庆 (Lin Boen Keng) 一起创办的学校念书的女孩子阅读。可惜此书已经佚失。过了三年，即 1902 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新出千字文》；《千字文》一书，原是周兴嗣卒于 520 年\*\* 编写的。他决定将其重新改写，用常用字来代替生僻字。最近有人发表一篇文

---

\* 指他翻译的《大学》——译者

\*\* 原文如此。——译者

章说，在原书的 1000 个字中，他只保留了其中的 479 个，其余则用最常用的字来代替<sup>[37]</sup>。也是为了普及文化起见，有一位出生在广东大埔的张克诚，用口语和简朴的文辞，把孔子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汇编成一本《孔教撮要白话》于 1900 年由《天南新报》社出版发行，以便让广大的读者都能看到。出版此书的报社特别申明，书中的文字极其简明，“妇孺皆能读懂”。<sup>[38]</sup>

在此期间，在西爪哇有人制定了一个翻译孔子经典的新计划。这个计划是由陈经忠 (Tan Ging Tiong, 1870—1935) 和杨齐祥 (Yoe Tjai Siang) 两人合作制定的。陈经忠出生于中爪哇的茹亚那 (Juana)，是当地华人社团副首领的儿子，曾在中爪哇南望 (Rembang) 欧洲人办的学校上学，并同时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中国古典经书。陈在“序言”中告诉我们：他于 1899 年 12 月到新加坡去会见在 90 年代中期起在南洋群岛致力于推广孔子学说的林文庆博士；林鼓励他把孔子的著述翻译成马来文。陈的同事杨齐祥<sup>[39]</sup>与李锦福同时在茂物读书，并信奉了天主教，一生致力于证明基督的教义与孔子的学说是可以调和的。陈、扬二人于 1900 年在苏卡布米出版了他们合译的《大学》和《中庸》。他们在《序言》中写道：

我们认为，孔子的著述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遗产，只可惜这份遗产至今还锁藏在一个箱子里。大家都知道，箱子里有珍贵的东西，我们应当加以继承。但是，如果没有钥匙，我们就无法把箱子打开。箱子到现在还依然紧紧锁着，箱中的宝藏，谁都无法利用。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很难过的事情吗？因此，我们下定决心要努力把箱子打开，使箱子中的宝藏能为大家分享，将来，谁想使用，谁就可以使用。我们用什么办法把箱子打开呢？我们的办法很简单：用在本群岛人人都懂的语言。